

专业化运动理论

——人类社会专业性职业发展历程的理论假设

赵 康

Abstract: There is a set of criteria for mature profession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but a lack of a set of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s of a certain human activity in general. For which there are lots of difficulties in examining and improving a relatively naive human activity, such as the Chinese management consulting emerging recently. Based on the author's four-element (occupation, state, society; clients and the public, and university) interacting approach,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velops a theory of the movemen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s a hypothesis to interpret the grow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Accordingly, a set of criteria with detailed indications is built so th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s of a certain human activity can be measured in general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In turn, the author re-means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s well as forecasts a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variables and their relevant professional index numbers.

一、引 言

从专业社会学角度出发,笔者在前一篇文章(赵康,2000)中介绍了专业、专业化等概念的内涵,概括出充分成熟专业的6条标准:1. 是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2. 拥有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3. 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练机制;4. 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鉴于高度关注和力求达成客户利益和社会效益);5. 获得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鉴于高度的社会认可);6. 具有高度自治的特点。继而,笔者提出了专业发展4要素说,即一个职业的专业化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无论是在“专业中心”还是在“国家中心”发展模式主导下,一个专业化工程始终卷入职业、国家、高校和社会(客户和公众)4个实体要素,专业化过程中充满了以上4个实体要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见图1),而一个专业化工程的最终成功则极大地依赖于这四者合力的正确取向。

然而,正如笔者在前文结束时指出的那样,上述标准的建立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是,从不足的一面看,它们仍然只能用以判断一个职业是否已发展成成熟专业,而不能普适地测量在此之前一个人类活动发展各阶段的专业化水平(例如,用其测量中国管理咨询职业当前的专业水平),也没有更深入地反映上述4个实体要素间相互作用合力的正确方向。本文即准备解决这一问题,在现存基础上发展一个解释人类社会专业性职业成长历程的专业化运动理论,并进而引导出一套实用的测量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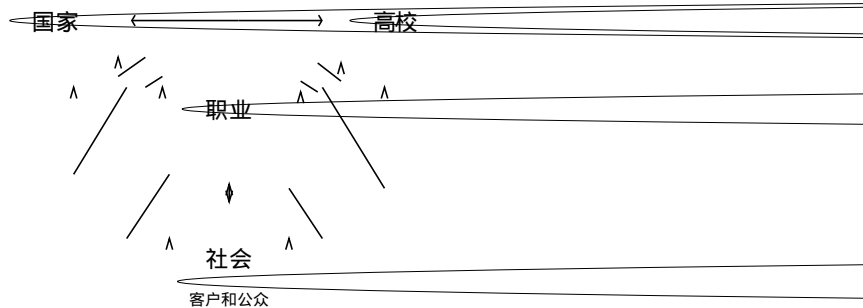


图 1. 专业化实体要素相互作用示意

二、专业化运动理论

由成熟专业的 6 条标准可知,专业化表征着一个确定人类活动(a certain human activity)的知识、质量、效率和道德,因而有效地测量一个人类活动的专业水准,从而发现和纠正存在问题以提高该活动的专业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从一个“世界学科共同体”的观点看,如何测量专业水准问题在专业社会学领域并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学者(如 Moore, 1970; Greenwood, 1966; Hughes, 1958)在充分成熟专业之标准的建构上作出了贡献,笔者本人(Zhao, 1997: 35—39)、加勒西契(Gallessich, 1982: 366—368)和库伯(Kubr, 1986, 93—94)在评估一个具体专业时发展了这套标准。然而,由于理论上的限制,最近的研究^①仍未将这套标准发展到量化的程度,尽管现存的成果已足以引发和推导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设。

传统思维习惯于将专业化运动的起点设定于一个确定人类活动形成一个特定职业那一刻,若以上述 6 条标准为量纲,则一个职业的专业化被看成沿着 6 个要素量纲序列的纵向运动,而那些发展了较多量纲特征的职业则被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见 Cullen, 1978: 14),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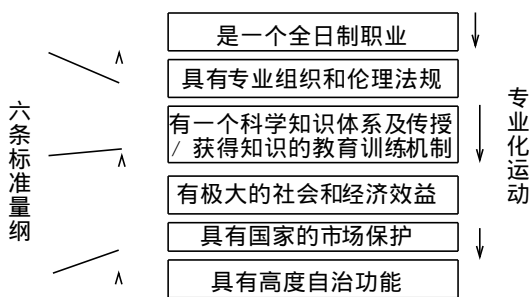


图 2. 传统的专业化运动解释示意

在审视大量实证事实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运动在其形成一个界定职业前已经存在;同时,不仅存在着量纲间的纵向运动,还存在着每一个量纲层面的水平运动,也即每一个量纲可蜕变为一个变量,前述成熟专业 6 条标准中每一条仅系该变量系列某

^① 例如,笔者在欧洲学习、工作期间发展了一个“专业阶段进化模式”(见 Zhao, 1997)。据此可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设若干指标以定性地测量一个职业的专业水准。

一个中间或终极状态,若仍然保持上述量纲序列,则根据这一思想重新解释的专业化运动示意图 3。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2.4	2.5	2.6
3.1	3.2	3.3	3.4	3.5	3.6
4.1	4.2	4.3	4.4	4.5	4.6
5.1	5.2	5.3	5.4	5.5	5.6
6.1	6.2	6.3	6.4	6.5	6.6

图 3. 新的专业化运动解释示意

在图 3 所示的新理解中,专业化运动的起点大大前移,若仍以包含 6 条标准在内的量纲变量来考察,则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被看成沿着 6 个要素量纲变量序列的横向和纵向运动,而那些同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发展了较多量纲特征的人类活动则被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

根据图 1 专业化 4 个实体要素的考虑及上述专业化运动的新的理解,我们可以给出专业化运动理论的初步数学表达式如下:

$$P=f_1(B, K, E, S) \dots\dots\dots (1)$$

- P—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程度;
- B—实施该活动人群行为专业化程度变量;
- K—该活动知识基础状况变量(大学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
- E—该活动经济和社会效果状况变量{社会(客户和公众)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
- S—国家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

公式(1)表明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程度由表证了图 1 中 4 个实体要素的相应变量所构成的多元函数关系所决定。其中我们用该活动“知识基础状况变量”和“经济和社会效果状况变量”取代大学和社会(客户和公众)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以更正确地传词达意。考虑到“实施该活动人群行为专业化程度变量”又可由实施该活动人群工作专门化程度、组织程度和自治程度变量来描绘,故公式(1)可转换成公式(2)的形式{将 $B=f_2(J, O, A)$ 代入公式(1)}:

$$P=f_1\{f_2(J, O, A,), K, E, S, \} \dots\dots\dots (2)$$

- J—实施该活动人群工作专门化程度变量;
- O—实施该活动人群组织程度变量;
- A—实施该活动人群自治程度变量。

假设 f_2 所牵涉到的自变量 J, O, A 与应变量 B 之间是一种权重同一的乘数关系,以及 f_1 所牵涉到的自变量 B, K, E, S 与应变量 P 之间亦是一种权重同一的乘数关系,则公式(2),或公式(1)最终演变成公式(3)的形式:

$$P=J *O *K *E *S *A \dots\dots\dots (3)$$

考虑到上述函数关系 f_1 与 f_2 中自变量之间互动影响的倍率作用,将它们定义为乘数关系是恰当的。这样,由公式(3)所表达的专业化运动理论恰恰包容了前述一个成熟专业的 6 个标准量纲,所不同的是,该理论揭示了在 6 个标准量纲演变成变量后,在履行该活动的人群、大

学、社会(客户和公众)和国家4个实体要素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下,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呈现出复杂的曲面运动特性,而每一向度上的正向或逆向运动都将在整体上给该活动的专业化程度带来倍率效应。

三、一套实用的测量标准

公式3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专业化运动的理论框架,即由哪些要素及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确定人类活动的专业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可能产生的动态轨迹。公式3显示了一个多变量复杂函数。显然,要精确地解开这一复杂函数既十分困难,也没有必要。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在每一变量规定的定义域内用插入法解开这一函数关系即能得到一套实用的测量标准,其具体思路如下:根据已知的经验资料,对于每一个变量定义若干前向发展阶段,对于每一发展阶段最终状况(成果)定义一个名称/简短说明和一个整数插值,由此可最终获得如表1所示专业化运动理论简化形式,亦即一套实用的测量标准。据此,任何一个确定人类活动(例如中国的管理咨询)的专业水准均可用该套标准予以测量,得到最低为1(各个变量插值均为1)及最高为2025(各个变量插值均为最高值3或5)之间某一个确定的专业化指数值,这样,定性兼定量地测定一个确定人类活动专业水准成为可能。下面对表1构筑过程中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对于“实施该活动人群工作专门化程度变量”(J),我们首先引进了“一个特定活动”(a specific activity)的概念,一个特定人类活动应该有其固有特征,并与其他活动存在着实质性区别,非如此不足以引起特别关注。随后,该变量的前向运动被定义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最终状况(成果):次级专长,准职业,形成的职业,出现的专业和成熟专业,对应于插值1至5。有关人群实施该活动所耗时间及相应收入在他们总工时与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一个重要因素,决定着专门化程度。而实施该活动必需之科学知识体系在大学中的完备和可获取程度成为衡量“出现的专业”和“成熟专业”的重要指标。

对于“实施该活动人群组织程度变量”(O),显然,前向运动中阶段性成果将表现出该人群自发成立之专业组织的不同质量,为此引入了“寄生专业组织”与“准专业组织”的概念。纯的专业组织是指那些履行同一活动、完全以个人成员身份集结而成的组织,并往往建有规范成员行为的伦理法规。纯的专业组织有利于培育建立在特定知识和服务意识形态之上的专业文化,而由单位成员集结而成的准专业组织(由于每个单位内部活动的多样性)和寄生在其他专业组织中的下属分支组织(由于其受到母体的控制和制约)必然不利于生成一个纯的专业文化,因而它们分别是纯的专业组织出现之前中继发展阶段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该活动知识基础状况变量”(K),围绕经验事实思考的焦点是相应科学知识体系以及知识获取系统如何渐进地出现。某一特定活动科学知识体系的应用者和创造者是该活动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而大学在该活动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和不断完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变量的5个发展阶段即是在综合考虑了上述要素后得出。在最初阶段,不存在任何课程和培训项目,从事一个特定活动的人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亲身经历和失败的教训自己教育自己。日复一日,该活动的社会价值开始被发掘,实践者的经验总结和研究发现缓慢地汇合成一个特定、成长的文献领域,为以后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原生资源。在第二阶段,出现了非大学培训课程,如专业组织提供的培训或在岗训练,知识来源可以是相应文献领域或师傅们的经

表 1 用插值法解开的专业化运动理论：一套测量专业水准的实用标准

J—实施该活动人群工作专门化程度变量		
定义插值	定义名称	简要描述
1	次级专长 A Sub-specialty	次级专长意味着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特有的、与其他活动具有实质性区别的活动；然而，人们仅仅偶然或业余地实施这一活动并得到一些收入。
2	准职业 A Semi-occupation	准职业意味着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或整个群落实践者，他们正在实施一个或数个原则上类同的专门活动作为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他们必须同时进行其他职业活动以获得支撑生活来源的另一半或以上的收入。
3	形成的职业 A Full-formed Occupation	形成的职业意味着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或数个群落实践者，他们正在实施一个或数个原则上类同的专门活动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4	出现的专业 An Emergent Profession	出现的专业意味着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形成的职业，且有关这一职业实践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已被系统地整合成大学课程和学位课程计划。
5	成熟专业 A Mature Profession	成熟专业意味着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出现的专业，且培养这一专业准专业人员的大学学位课程已经普及，国家并为这一专业实践设置了市场保护。
0—实施该活动人群组织程度变量		
1	寄生专业组织 Intra-professional Ogs.	针对一个专门活动的组织以下属组织形式寄生在另一个与其他活动有关的专业组织中，相对这一专门活动，呈现出寄生和非独立的特性。
2	准专业组织 Pre-professional Ogs.	针对一个专门活动以单位团体成员结合而成的独立专业组织，由于每一成员内部活动内容的多样性，集结而成的组织不被看成纯的专业组织。
3	专业组织与伦理法规 Professional Ogs. & Code	针对一个专门活动以个人成员结合而成的独立组织称为纯的专业组织，这类组织往往设有为保障客户和公众利益而规范成员行为的伦理法规。
K—该活动知识基础状况变量		
1	自我教育 Self-taught	不存在大学课程和其他培训项目，从事一个专门活动的人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亲身经历和失败的教训自己教育自己。
2	非大学培训课程 Non-univ. Training Programs	存在着针对某一专门活动的非大学培训课程，如专业组织提供的培训或在岗训练，显示该专门活动科学知识体系的发育尚处在初级阶段。
3	正式大学课程 Formal University Course	已经出现针对某一专业活动，作为选修或必修课的大学正式课程并开始流行，显示该专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已经被组织起来与系统化。
4	大学学位课程 University Degree Course	已经出现针对某一专业活动培养准专业人员的大学学位课程，但尚未普及，连同以上较低层面有关措施构成了一个次级充分的知识获取系统。
5	普及的大学学位课程 Unified Univ. Degree Course	一个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系统地整合和设置成大学学位课程，且这类课程已经普及，即许许多多大学都有培养这类专业人员的学位课程。
E—该活动经济和社会效果状况变量		
1	一些经济/社会效益总体上尚不明显	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的一个专门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一些经济/社会效益；然而，从总体上看，其效果尚不明显，影响也不大。

2	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总体上趋向明显	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专门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活动及其群体的影响扩大,效果从总体上趋向明显。
3	极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并全面证实	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专门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活动及其群体的影响极大,效果明显且被全面证实。
S—国家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		
1	少量承认和支助 没有市场保护	对于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专门活动,国家和社会仅有少量承认、支持和帮助,也不存在一个以特许形式出现的市场保护。
2	形式多样的承认和支助 没有市场保护	对于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专门活动,国家和社会已有形式多样的承认、支持和帮助,但仍不存在一个以特许形式出现的市场保护。
3	国家设置的市场保护 A Market Shelter	对于什么地方某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专门活动,国家和社会不仅已有形式多样的承认、支持和帮助,还以特许形式提供了一个市场保护。
A—实施该活动人群自治程度变量		
1	依赖性大,缺乏威信 Dependence & Less Prestige	为了更好地从事一个专门活动,创造社会/经济效益,保障自己以及客户和公众的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仍然依赖外部力量且缺乏社会威望。
2	独立与威信 Independence & Prestige	为了更好地从事一个专门活动,创造社会/经济效益,保障自己以及客户和公众的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显示出独立特性且享有社会威望。
3	高度独立与威信 High Independence & Prestige	为了更好地从事一个专门活动,创造社会/经济效益,保障自己以及客户和公众的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显示出高度独立的特性且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

验。在第三阶段,大学终于开始作出反应,出现了针对这一活动、选修或必修的正式课程并逐渐流行,显示了相应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已经被组织起来并启动了系统化过程。在第四阶段,大学出现了针对专业活动、培养准专业人员的学位课程,虽然这些学位课程尚未在绝大多数大学中普及,仍然显示了一个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构筑,以及(连同以上较低层面知识获取手段)一个次级充分的知识获取系统已经形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变量 1(J)插值设定时将“大学学位课程的出现”作为判定存在一个“出现的专业”的重要指标。在最后阶段,相应的大学学位课程已经普及,国家并已给该专业活动设置了一个特许的市场保护,从而显示了一个成熟的科学知识体系与一个充分的知识获取系统,因而也表明了一个成熟专业的出现。

对于“该活动经济和社会效果状况变量”(E),三个阶段的定义按逻辑关系进行。首先,该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一些经济/社会效益;然而,从总体上看,其效果尚不明显,影响也不大。在第二阶段,该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活动及其群体的影响扩大,效果从总体上趋向明显。最后,该活动对其客户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活动及其群体的影响极大,效果十分明显且被全面证实。

对于“国家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S),权重被设置在是否存在一个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上。在第一阶段,国家和社会对该活动仅有少量承认、支持和帮助。在第二阶段,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承认、支持和帮助,但仍不存在市场保护。最后,在第三阶段,一个特许形式的市场保护出现。

对于“实施该活动人群自治程度变量”(A),鉴于自治程度比较抽象,笔者取代以“独立与威信程度”。鉴此,当自治程度较低时(第一阶段),恰似还未断奶的婴儿或稚嫩的儿童,该人群较多地依赖于母体或其他外部实体,缺乏社会威望。当自治程度持续增强(第二阶段),该人群保持独立,享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最后(第三阶段),一个高度自治的群体,鉴于其深邃的知识内涵和一贯伦理的职业行为,可以被国家和社会充分信赖而享受高度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崇高的社会威望。

四、结 语

基于存在概念、传统专业化解释与判定成熟专业的6条标准,从笔者提出的专业发展4要素说出发,运用经验事实,经过批判反思,概念再造,逻辑分析和理论推导,笔者在本文中构造了一个有关专业化运动的理论假设,并得出一套测量一个确定人类活动专业水准的标准及其指标。尽管这一理论假设尚待进一步的实证验证和完善,我们却已经构筑了一个与国外同行沟通、对话的基础,并直面响应了一个相关领域国际前沿研究课题的挑战——定性兼定量地测定任何一个确定人类活动之专业水准已成为可能。例如,要测量中国管理咨询的专业水准,表1明确地指示了哪些实证领域需要被过细地调查和估量,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对管理咨询活动及其人群之恰当而有效的界定。

上述专业化运动理论及其相应测量标准之导出,一方面蕴涵着笔者对于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专业实践经验的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也起源于笔者在中国科协系统7年(1984—1990)工作期间对中国相关实证领域的观感。尽管这一理论及其标准有较多的外国色彩,笔者认为将其应用于我国仍然是适合的。这是因为,首先,理论的应用是跨越国界的,应用植根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标准恰恰意味着与国际接轨,便于发现我们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其次,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可能意味着一个理论的某些修正,而这一工作又恰恰只能在应用(实证验证)后进行。实际验证中预期的争议可能在“专业组织的自治”和“国家的市场保护”方面,一个指令(command)经济中包罗万象的全能政府容不得其他组织的独立自主,且往往实施毫无根据或过度的市场保护和垄断,专业组织自治标准的提出既有利于我国政府从不当进入的领域退出,也有利于我国社团结构的重组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国家的市场保护”是否滥用及这一标准是否需要适当修正,则依赖于实际验证中的结果。

从上述专业化运动理论角度看,弗雷德逊(Freidson, 1994: 62)及其他前人对专业化概念的表述已不敷应用,为此,笔者对专业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如下:

专业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社会过程或工程,在这一过程/工程中,在“国家”,“社会”(客户和公众),“大学”和“该活动本身”4个实体要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驱使下,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确定的人类活动发展成长,经由“次级专长”、“准职业”、“形成的职业”、“出现的专业”阶段,最终达成“成熟专业”的身份。与此同时,与该活动相应的人群组织和自治程度,科学知识体系和知识获取系统,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对该活动的规范和保护程度,也逐步从低级形态进化至高级、发达状态。

最后,在结束本文前,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在该领域的研究经验,针对工作专门化程度变量J的5个插值,预测了其他变量可能存在的匹配插值,并计算了各组合的专业化指数值(见表2),既供其他学者在测量某一个确定人类活动、也供本课题组在测量中国管理咨询专业水准时

参考。

表 2 专业化运动诸变量间可能存在的插值组合及其相应指数值

	(插值)	(插值)	(插值)	(插值)	(插值)
工作专门化程度变量(J)	次级专长(1)	准职业(2)	形成的职业(3)	出现的专业(4)	成熟专业(5)
组织程度变量(O)	寄生专业组织(1)	寄生和准专业组织(2)	寄生、准和纯专业组织; 伦理法规(3)	寄生、准和纯专业组织; 伦理法规(3)	寄生、准和纯专业组织; 伦理法规(3)
知识状况变量(K)	寄生专业组织培训(2)	寄生和准专业组织培训, 在岗训练(2)	非大学培训和大学正式课程(3)	非大学培训、大学正式课程和学位课程(4)	非大学培训、大学课程和普及学位课程(5)
经济和社会效果状况变量(E)	少量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体上尚不明显(1)	一些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体上尚不明显(1)	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体上趋向明显(2)	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体上趋向明显(2)	极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明显且全面证明(3)
国家呼应行为变量(S)	少量承认和支助, 无市场保护(1)	少量承认和支助, 无市场保护(1)	多样承认和支助, 无市场保护(2)	多样承认和支助, 无市场保护(2)	多样承认和支助, 有市场保护(3)
人群自治程度变量(A)	非独立, 缺乏威信(1)	非独立, 缺乏威信(1)	独立与一定威信(2)	独立与相当威信(2)	高度独立与威信(3)
专业化指数	2	8	216	384	2025

参考文献:

赵康, 2000.《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Cullen, J. B. 1978. *The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ism: A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 New York: Petrucci Books.

Freidson, E.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allessich, J. 1982. *The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Consultation: A Handbook for Consultants, Trainers of Consultants, and Consumers of Consultation Servic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reenwood, E. 1966. "The Elemen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H. M. Vollmer & D. L. Mills(eds.), *Professional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Hughes, E. C. 1958, *Men and Their Work*, New York: Free Press.

Kubr, M., et al. (eds.) 1986, *Management Consulting: A Guide to the Profession*, Geneva: ILB, U. N.

Moore, W. E. 1970. *The Professions: Roles and R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Zhao, K. 1997,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nsultancy: The Case of China*, Roskilde, Denmark: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Roskilde University.

作者系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